

母与子

〔法〕罗曼·罗兰

吉林人民出版社



母与子

(上)

罗曼·罗兰

吉林人民出版社

目 录

第一部 阿娜特和希尔瑞

- 第一章 (2)
第二章 (54)

第二部 夏 季

- 第一章 (120)
第二章 (203)
第三章 (257)

第三部 母与子

- 第一章 (329)
第二章 (360)
第三章 (410)
第四章 (468)
第五章 (517)
尾 声 (551)

第四部 女信使

上 一个世界的死亡

- 第一章 七将攻泰勃 (568)
- 第二章 阿娜特在莽林中 (636)
- 第三章 罪恶之风 (700)

下 生育

- 第一章 搏斗 (785)
- 第二章 弗洛伦斯的五月 (876)
- 第三章 神圣的道路 (996)

第 一 部

阿娜特和希尔瑞

第一章

阿娜特坐在窗前，夕阳照在她的脖子和粗壮的后颈上。她刚从外面回来。几个月来，她没有象今天似的整日在外面奔跑过。在田野间，一边走，一边陶醉于春天的暖阳中。醉人的阳光，如同美酒一样，光秃的树枝没有在酒中投下阴影，而正在消逝的寒冬，却用清新的空气增加了它醉人的力量。她的脑袋嗡嗡作响，血脉疾跳，眼前涌现一片奔流的光波。在她闭着的眼皮底下，浮现出大红和金黄颜色。一动也不动地坐在椅子上，瞬息间，她失去了清醒的意识……

在树林里，有一片水塘，水上照着一团阳光，好比一只眼睛。四边的树干披着青苔做成的皮袄，围成一圈。阿娜特发生了沐浴的愿望。她发现自己衣服全已脱光。池水用冰凉的手抚摸她的脚、她的膝盖。极大的快感使她遍身发麻。在大红和金黄色的池溇里，她观赏着自己的赤裸的身体……她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困窘的情绪；好象旁边有别的眼睛在窥视。为了逃避这种目光，她走向更深的水中，水一直没到下巴。池水的涟漪拥抱着她；滑腻的水藻缠住了她的腿。她想挣脱，反而陷入淤泥。高高地照在池面上的那一团阳光正在沉睡。她生气地用脚跟顿了池底一下，于是重新浮到水面。水，是混浊的。在那光亮的鳞甲上，阳光却老是……阿娜特为了摆脱湿漉漉的污泥，攀住了一条横卧在水上的柳树枝干。婆婆的枝叶好似一只翅膀，盖住她的赤裸的肩头和腰部。夜幕垂下来了，她觉得脖子后边凉飕飕的……

她从麻木状态中醒来。而这种状态，只不过几秒钟。太阳消失在圣克卢丘陵后面。黄昏凉意袭人。

阿娜特醉意消失，站了起来，轻轻地打了一个寒噤；同时，刚才身不由主、精神恍惚的状态使她气恼。她皱着眉头，走到房间的那一边，面对壁炉坐下。这是可爱的火，与其说取暖，不如说为了悦目和解闷，因为初春时节黄昏的湿润空气，和园中鸟儿唧唧喳喳的声音，一齐从开着的窗口涌进来。阿娜特又在遐想了。不过这一次她睁着眼睛想。她在日常的世界里重新站稳。她是阿娜特。她想起失去了的亲人的形象。她身穿重孝，在额上，在唇边，哀痛的痕迹尚未全消，泪水使眼睑内侧留下余肿，可是她很健康，气色鲜朗，象新春的大自然一样满身热血。这位健壮的少女，虽然并不标致，却长得结实匀称，棕褐色的厚发，覆盖着她晒成金黄色的脖子，面颊和眼睛鲜亮得象花朵一样。她象一个年轻的寡妇，看见心爱的人影渐渐地消逝，想把散乱的忧悒的黑纱重新披上她圆圆的肩头，蒙住她心不在焉的目光。

寡妇，在阿娜特心里，自己确实是个寡妇；她想抓住一个人的影子，这个人她是她的父亲。

她失去父亲已有半年。在秋天将尽的季节里，拉文·里维尔，被突发的尿毒症在两天之内夺去了生命，年纪还不满五十岁。他是巴黎的建筑师，美术学院的毕业生，人材出众，生性机敏，而且食量过人；在沙龙里他很受欢迎，官方给他的优遇也是无以复加的；他一生善于发展企业，猎取荣誉地位，在风流场中也步步春风，虽然表面上他似乎并不刻意追求这一切。他的容貌是地道的巴黎型：饱满的天庭，鼓起的太阳穴，低着头，象向前冲撞的雄牛一样。他两眼微笑，目光毫不畏葸，丛密的白发剪成平顶，嘴下边有一颗黑痣，神情之中，敏慧、傲慢、风雅、放肆，兼而有之。全巴黎艺术界和寻欢作乐的社交界，谁都认得他。可是谁也不了解他。这是个双重性格的人，他非常善于适应社会，从中取利。但也会布置他的隐私生活。是个有强烈的情欲和癖好的人，他一边培养这种情欲和癖好，同时却在他的主顾们面前丝毫不露痕迹。他有自己的秘密博物馆，但他只对极少数的内行人，把博物馆的大门打开一半；他并不把公众的趣味与道德当作一回事，另一方面却使自己的表面生活和正式工作适合公众的趣味与道德。谁也

不了解他，无论是他的朋友或敌人。……他的敌人？他没有敌人。至多有几个竞争的对手，这些人因为挡了他的路，都领教过他的厉害，可是他们都不怀恨。因为他作弄了他们之后，会用巧妙的手段使他们高兴，使他们象那些腼腆的人一样，自己的脚被人踹了一下，反而会向人赔笑脸，赔不是。这个家伙居然能有这么一手，被他取而代之的对手，仍旧可以和他们保持良好的关系。对于被他一度征服，后来又被他遗弃的女人也一样。

他在家庭里反而不如在外面那么顺心。他的妻子不够通达，对他的放荡行为感到痛苦。结婚已经二十五年，他想她本该有充分的时间来适应这一切；然而她还是不能忍受。她很诚实，有强烈而且很专注的情感；可是一点也不善于克制；更缺少那种很实际的才能，不会对于无能为力的事装不知道。由于自尊心很重，她不肯叫苦，可是她忍不住要对丈夫表示，说他行为不轨，使她很痛苦。由于他是软心肠的人（至少他自己以为是这样），他故意不去想这些事，可是心里恨她不会把她的自私心掩藏得更好些。多年来，两夫妻差不多是分居的。可是在两人默契之下，这种情况不让外人看出来，甚至他们的女儿阿娜特也始终蒙在鼓里。

拉文·里维尔的高超手腕在于使他的女儿站在他这一边。当然，他丝毫没有故意这样做；妙就妙在这里。对于里维尔太太，他没有说过一句责备的话。他有骑士风度；他让女儿自己发现她母亲的错处。他女儿果然这样做，因为她也被父亲迷住了。没有办法不责怪她母亲，在这场双方力量不成比例的斗争中，那可可怜的里维尔太太不战而败。她先去世了。她这一死也就是无可挽回的失败。拉文独霸了战场，同时也独占了他女儿的心。在最后的五年间，阿娜特生活在她可爱的父亲的精神怀抱之中，他宠爱她，最后两年，那终于夺去他生命的疾病，已经时常露头，他在家时间较多，在外面花钱比以前少了，为他女儿，他耗费得反而更多。

那时她已经二十三、四岁，可是她的心好象更年轻；她的心还不急于找一个着落儿。也许一切象她那样前程远大的人，觉得自己血管

里跳动着一一种深远的生命,于是让这种生命积累起来,并不忙着去计算盈亏。

她长得既象父亲,又象母亲。从父亲方面,她继承了端正的五官和迷人的微笑。这种微笑在她父亲脸上,好象可以同意别人很多的要求,比他实际上所想的更多,而在保持着纯洁的女儿脸上,这微笑好象给别人很多许诺,其实她心里并没那么想。从母亲方面,阿娜特继承的是仪态安详,动静有度,还有道德上的严肃,有父亲的魅惑力,又有母亲的深沉,这使阿娜特加倍地吸引人。在她身上这两种气质哪一种占上风,谁也猜不透。她的真正的性格怎样。别人不知道,她自己也不知道。没有人揣测到她隐藏在内心的天地。她象乐园中的夏娃一样,半睡半醒。她身上潜在的种种欲望,她用不着去意识到它们。没有什么东西来唤醒这些欲望,因为什么也不和这些欲望发生抵触。对于她,这些欲望仿佛是伸手就可以摘取。众人眼中和她自己眼中的阿娜特,是一个很文静、很理智、井井有条,能控制自己的年轻人,她有她的意志和自由的判别力,可是直到此刻,她还没有机会运用她的意志和判别力来反对社会和家庭中的清规戒律。

她并不忽视社交场中的种种义务,社交的种种乐趣并不使她厌倦,她用旺盛的胃口尝味这种乐趣,她坚持学习相当完整的课程,坚持到大学里去听课。参加考试,考得两个硕士学衔。她才思敏捷而且用功,她喜爱精确的研究,尤其是科学,在这方面她有很好的资质。那种清爽、洁净和整饬的求学生活,在目前使她感到满足。将来怎样,她不愿意多想。婚姻毫不吸引她。她想都不去想它。从前,她父亲对她这些偏见,总是报以微笑;他不急于和她那些偏见展开斗争,因为他正好从中得利。

拉文·里维尔去世之后,井井有条的建筑物似的阿娜特的生活,从基础上发生了动摇,因为她父亲就是这建筑物的主要支柱,尽管她自己并未察觉。她不是没有见过死亡的面目。五年前,她母亲和她永诀的时候,她认识了死亡。可是死亡的面容并不永远是一样的。里维

尔太太在疗养院医治了几个月以后，无声无息地离开了人世，就象她活着的时候那样静悄悄地。

拉文的临终情况却与此完全不同。他是在幸福之中，而且自以为可以长期享受这种幸福的时候，突然病倒的，在与世长辞之际，他没有表现一点旷达的胸襟。他用抗拒的喊叫对待死亡的临近和最后的痛苦。弥留的时候，他象疾驰上坡的马一样，在恐怖中挣扎，喘息急促，直到最后一口气。这种可怕的形象，深印在阿娜特的脑海里，有如火漆上的烙印。接着有多少夜晚，她在梦魇中度过。她躺在黑漆漆的房间里，每当朦胧入睡或突然醒来的时候，她重新温习一遍死者临终的情况和面目，这种再现是这样强烈，以致使她感到自己就是垂死的那个人：在快要咽气的那人的眼眶中，她看到茫然的目光在发出呼号。她差点儿支持不住。逝者的音容神采都已消逝，阿娜特虽然竭力注视余留在她身上的黑影，却再也找不到什么。除了她自己之外，没有剩下别的。她形单影只如同独自一个。伊甸园里的夏娃，醒来时发见身畔的伴侣不见了，她一向以为他总在近旁，从不曾给他下过什么定义。她没有想到，这个伴侣在她的思想中，获得了隐隐约约的爱情形态。而突然之间，乐园失去了安全。外界的令人不安的种种气息，一齐吹入园中，有死亡的气息，也有生命的气息。阿娜特睁开眼睛，好比原始人类在黑夜里，一边提心吊胆地觉得周围隐伏着千百种未知的危机，一边本能地准备不可避免的斗争。一转眼，在她身上沉睡的精力集中起来，紧张起来，随时准备应变。于是，她的寂寞的生活充满了热情的力量。

心情已经失去了均衡。她的功课、作业，曾经在她的生活中占一定的位置，而现在看起来，却是微不足道的。她的生活的另一部分，由于父丧的哀痛而受到损伤的那一部分，这时以不可估量的广度呈现了出来。创伤给她的震撼，惊醒这一方面的每一缕神经。由于她心爱的伴侣逝世而在她心中造成的创伤周围，爱情的全部力量，隐秘的、连她自己都不知道的力量，都惊醒了，它们被她心中正在形成的空虚所吸引，从她的生命深远的角落奔腾而来。对于这种入侵感到惊讶的

阿娜特，竭力想转移它的意义，她固执地把这种爱情力量，全部集中到她所悲悼的明确的对象上去；全部力量，包括被滋润的春风所沐浴的、生理上的灼热刺激；对于已经丧失的或正在盼望中的幸福的那一种朦胧而强烈的向往；向着不在眼前的人而伸张的两条手臂；以及一颗留恋过去（或是企求未来）的蹦跳的心……可是这样，她只能将她丧父的哀痛融解在由痛苦、激情和隐晦的情欲组成的一种使人心慌意乱的神秘之感中。她被这种心情折磨得精疲力尽，同时又怒气冲冲……

在这四月底的一个夜晚，反抗的情绪占了上风。她的理性对于乱麻似的幻梦大发怒火，理性不去管束这些幻梦已经有好几个月了，而且看出这里边存在着危机。阿娜特摆脱了炉火的光焰，摆脱了黑夜对她的不怀好意的包围，她站起身来，觉得凉意袭人，拿父亲一件室内穿的长袍裹在身上，把房间里的电灯开亮。

这一间原来是拉文，里维尔的书室。通过打开的玻璃窗可以望见塞纳河的夜景，在仿佛一动不动的黝黑的河水上，倒映着对岸的房屋、灯光初亮的窗口以及远处圣克卢丘陵上空的一抹残照。拉文·里维尔本是个有欣赏能力的人，虽然为着满足他那些有钱的主顾们的平淡乏味的陈规老套，或可笑的异想天开，他并不按照自己的趣味来办事，他在巴黎市区的边沿，布洛涅河岸上，为自己选择了一所路易十六朝格式的古老宅第。这所房子并不是他自己建筑的。他只不过把它改装得更舒适一点。他的书室很可以兼作幽期密会的场所。里维尔在这间书房里不止一次地接待可爱的来访者，却没有引起任何人的猜疑，因为这间屋子有一扇门直接通到花园里。可是两年以来，门虽设而常关，因为访问书斋的唯一女客是阿娜特。在那儿，父女俩谈得十分投机。阿娜特一边走来走去，一边整理房间里的东西，或者给花瓶添点水，一刻不停；接着，突然静止下来，拿起一本书，蜷缩在大沙发上她喜爱的那个角落里，一边心不在焉地看书，一边心不在焉地和她父亲闲聊。可是他，慵倦无力地坐在那儿，他的狡黠的侧面用

眼角窥视他女儿的每一个动作。这个娇惯了的老孩子，无论到什么地方总要使自己成为别人注意的中心。否则便不服气。他不断用俏皮话，用温柔的、嘲讽的、苛刻的或不安的问题挑逗阿娜特，为了使她的注意力重新贯注在他身上，并且保证她在倾听一切……到未了，阿娜特发现父亲不能片刻离开她，觉得又讨厌又喜欢，就索性放下别的一切，专门伺候他。这下子，他可满意了，他对他的听众完全有了把握，于是将变化无穷的出色的谈锋，毫不吝惜地施展出来。象放焰火一样，说些耸人听闻的话，他给女儿谈他的往事。当然，他仔细选择最体面的事来谈，并且把它们安排得 ad usum Delphini——合乎公主的口味，他狡黠地观察哪些话能引起公主的好奇心，哪些又突然使她起鸡皮疙瘩。阿娜特全神贯注地在听，父亲对她推心置腹，她觉得自豪。她满相信她知道她父亲的事，比当年她母亲所知道的还多。她想她是她父亲私房话的唯一听取者。

可是，父亲死后，另一宗私藏也落在她手里，那就是他的全部私人文札。她的孝心告诉她，这些文札不能随便动。另一种情绪，却叫她去动手。无论如何，这些文札必须加以处理。阿娜特，她是父亲的唯一继承人，也不免有去世的一天，而这些家庭私信，不应当落在外人手里。所以亟须整理一番，该焚毁的焚毁，该保存的保存。阿娜特已经决定这样做。可是，一到晚间，独自一人在那间父亲的音容宛在的房间里，她除了连续几小时一动不动地呆着，她生怕打开那些旧信来一看，会过于突然地接触到现实……

可是事情又必须这样办。这天晚上，她下定了决心。在气氛十分柔和的夜里，朦朦胧胧的温情之中，她要肯定一下去世的那人究竟是不是属于她。她走向用玫瑰木做的家具，一口路易十五朝式的高高的小柜，柜子的抽屉有七、八层，里维尔就在那些抽屉里储存他的私人文札。阿娜特跪在地上，打开最下边的抽屉。为了更仔细地翻看，她索性把抽屉整个抽了出来。重新坐到壁炉旁边之后，她把抽屉放在膝上，埋头细看。家里静悄悄地没有一点声音。除她之外，只有一个年老的姑母和她住在一起。姑母操持家务，在家里她是毫无地位的。维

多丽亚姑母，是阿娜特的父亲的姐姐。她一辈子伺候弟弟，并且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现在她伺候侄女，给她继续当老管家；就如同家里的那只老猫一样，终于成了全部家具的不可分的一小部分，而老姑母对于家具象对家里的人一样地依恋。一到夜晚，老姑母早就回她的房间。她远在楼上，穿毡底鞋的老人走动时无声无息。这一切，和阿娜特身边的老猫一样，毫不搅乱她的遐思。

她首先看到的几封是她母亲的信。信中忧郁的语气先使她想起往日的印象；那些印象并不都是带有好感的，有时稍许有些怒意。渐渐地，她第一次发觉母亲那种心理状况并非没有原因。信中提到拉文某些不忠实之处，使她感到不安。她不能下对父亲不利的判断，因为她偏袒父亲，她假装看不太懂，放了过去。她的孝心，使她有充分理由不理睬这些。但她却发现了里维尔夫人心灵上严肃的一面，和她的受了伤的温情；于是阿娜特责备自己。

在同一只抽屉里，并排躺着另外几包信札——其中有一些散乱的，和她母亲的那些信夹杂在一起。

从新打开的那叠信的每张信笺里，发出种种声音，它们比可怜的里维尔太太的声音似乎更为亲密，对于自己的权力更有把握，这些声音都在肯定它们对拉文的所有权。这引起了阿娜特极大的反感。她的第一个动作，是把拿在手里的信搓揉成一团，掷到炉火中去。可是她又从火堆里把纸团抢救出来。

她重新拿起这些已经开始被火焰烧焦的信纸，迟疑不决地瞧着。不用说，如果刚才她有充分理由不愿意与闻她父母之间过去的争吵，她现在有更充分的理由不想知道她父亲的那些风流往事。不过这些理由现在已经毫无分量，因为她感觉自己直接受到侵犯了。她说不清怎么回事，以什么名义，为什么。她一动不动地呆着，上身略向前俯，皱着鼻尖，挺着下巴，忌恨地噘着嘴，象一只生气的母猫，恨不得把抓在手的那些叫人生气的信件重新抛到炉火中去。可是她的手指在渐渐张开，她不能克制读这些信的愿望。于是，她突然下了决心，张开拳头，重新打开这些信纸，用手指仔细地摊平纸上搓皱的地方……她

念信，她全部都念了。

阿娜特怀着嫌恶的心情(但同时也多少受到了吸引)，眼看她父亲的风流往事一页页地在她面前翻过，对于这些，她以前一无所知。父亲的情妇，简直是五光十色，离奇古怪。拉文在爱情方面的怪癖，也和艺术方面一样，是所谓“时代色采”。阿娜特认识这些人之中的几个姓名。她充满敌意，可是她的心灵，却不难想见写这些信的女人，如何眨着眼皮，伸着舌尖，低着头，在纸上有什么写什么的那种滑稽的专心姿态。所有这些艳遇，有的来往的时间长些，有的短些，反正都不是继续得很久。一个接一个，后浪推前浪，都过去了。阿娜特以微愠和不屑的神色，对于她们的结局表示满意。

她还没有全部发现。在一只抽屉里，有一捆旧信很仔细地单放在一边。她一定看见了，这些信比她母亲的信札收藏得更为仔细。在这新发现的一叠信中，阿娜特才知道她父亲有这么一次延续较久的外遇。虽然信上的日期是漫不经心地标着的，不难看出这一堆信札所包括的时期足有若干年之久。信是由两种不同的笔迹写的。一种书法错误，字迹凌乱，行列歪斜，这种笔迹占这包信件的一半。以后就不见了。接着是另一种笔迹。一开始，那是孩子的工整的笔迹，渐渐地成熟了，而且一直继续到最近这几年。并且，还不止这样，一直继续到她父亲逝世前几个月——这一点发现特别使阿娜特难受。阿娜特以为自己独占的那一个神圣的时期，被这个通信者偷去了一部分；这个双重意义上的不速之客，给阿娜特的父亲写信叫他：“我的父亲！……”

阿娜特感受到难忍的创痛。用愤怒的姿势，一下扔开披在肩上的她父亲的大氅。那些信从她手里落下，丢在地上。她蜷缩在沙发上，眼睛发干，面颊发烧。她不去分析自己的心情。满腔热血使她说不清自己在想什么。可是，她却充满激情地想：“我被他骗了！”

她重新拾起讨厌的信件。这一次，她不念完最后一行，决不罢休。她闭着嘴，鼻子呼哧呼哧地出气，一直念下去；一种隐藏的妒火燃烧着她，同时燃烧她的还有另一种情感，模糊不清的、正在发生中的情感。她擅自看别人的私信，掌握了父亲的隐私，却一秒钟也没有想到，

这是一桩违背良心的举动。她一秒钟也没在怀疑自己的权利……（她的权利！理性离开她多么远。另一种强大的力量，专制的力量，却在发言！）……正相反，倒是她认为自己的权利被人侵犯了：被她父亲侵犯了！

可是她定了一定神。一刹那，她瞥见自己这种僭妄的想法多么荒唐。她耸了一耸肩。在父亲身上，她有什么权利呢？他欠她什么不成？不可遏止的热情在轰鸣中说：“欠她一切。”用不着争辩！阿娜特沉浸在毫无道理的气愤中，感到被咬伤似地痛苦；同时却尝味到辛酸的享受，一种残酷的力量第一次用尖锐的针刺入她的皮肉，使她获得这种享受。

她看了半夜信。等到她终于决定睡觉的时候，一闭眼睛就重新看见信上的字句，这使她几次惊醒，一直到年轻人的浓烈的睡意制服了她，于是一动不动地睡着了，伸开手脚、呼吸深沉、神色安宁，这是因为刚才耗费了许多精力，倒使她轻松了。

第二天，她重读那些信。紧跟着好几天，她把那些不断地占据她的思想的信件，读了又读。现在她差不多可以设想出另一种生活，和她自己的生活并驾齐驱的一个生活，——母亲是个卖鲜花的，拉文曾经给了她本钱，让她开了一家鲜花铺；女儿是做帽子的，或者是缝工（这一点不太清楚）。一个名叫慈尔菲娜，另一个（小的那个）名叫希尔瑞。信上文字格调狂放、随便，可是在坦率之中并不缺乏风韵，母女二人好象对于拉文对她们的情谊满有把握似的。也许这正是维系这情谊的最好办法。可是这种狂妄的自信和她们对拉文那种极端亲昵的口气，同样地使阿娜特不高兴。

希尔瑞尤其引起阿娜特的含妒的注意。希尔瑞的母亲已不在人世；她和阿娜特父亲那种亲密关系，在阿娜特骄傲的眼中，似乎是不屑一看的，她已经忘记前几天，每当她发现和这性质相同的那些缠绵关系时，对于她曾经是一种显然的冒犯。现在既然另一种深刻得多的亲密关系参加了竞赛，任何别的敌对行动好象都不必介意了。阿娜特精神兴奋，努力想象那个素昧平生的女孩子是什么样的状貌。虽然她

满心忌恨，也不能不承认对方只能一半算是外人。希尔瑞信中支使她父亲，把他完全当作她的私产，她的毫无拘束的欢笑，她的若无其事的你我相称，都使阿娜特生气；她想要用眼光盯住那个不识体统的陌生人，要使他无地自容。可是那个年轻的不速之客和她怒目相视。神气之间，她仿佛说：“这是我的财产，我身上有他的血液。”

阿娜特愈生气，这种肯定愈在她思想中发展。她跟这种思想斗争得太厉害了，反而不能不渐渐习惯于这一战斗，习惯于这个对手。到末了，她简直无法摆脱了。早晨，她一醒来，第一个念头就是希尔瑞；而这位敌手的调皮的声现在对阿娜特说：“我身上有你的血液。”

这声音她听得非常清晰，同样清晰的是有一天夜里她看到的那位不相识的妹妹的幻影。

于是她走出家门，去寻找希尔瑞。

地址是在旧信中找到的。阿娜特走到曼纳大街，那时正是午后。希尔瑞在车间干活。阿娜特不好意思到那儿去打扰她。她等了几天，有一天吃过晚餐之后，她又去了。希尔瑞还没有回来，要不就是她回来以后又出去了，人们说不清。阿娜特每跑一趟，回来时总感到失望。焦急等待的心情使她成天全身痉挛一般紧张。一种隐约的懦怯心理，在劝她作罢。可是她属于那种一旦作出决定就决不回头的人；这种人愈是遇到难以克服的阻碍，愈是担心发生什么事，就愈不肯改变主意。

五月底的一天，晚上快九点的时候，她又去了。这一回，人们对她说希尔瑞在家。七层楼。她上去，飞快地上去，因为她不愿意给自己留下临阵退却的余地。到了上头，她喘不过气来了。她在楼梯口站住。她不知道她将要找到的是什么样的人。

一条长长的普通甬道，没有地毯，铺着磁砖。甬道两边的房门，都半开半掩着，两边房间里的人在遥相对答。从左边的门里透出一道夕阳的余晖，照在红砖地上。希尔瑞就住在这儿。

阿娜特扣了两下门：哒，哒！里边有人喊：“进来！”一边不断地闹

扯。她推门进去。斜阳的余辉迎面照射过来。她看见一个姑娘，身体半裸着，穿一条衬裙，肩头袒露，光着脚，穿一双淡红的旧拖鞋，她走来走去，丰满而柔软的背脊向着阿娜特。她在梳妆台上找什么东西，一边自言自语，一边拿粉扑向鼻子上扑粉。

“怎么啦！有什么事情吗？”她用嘶嘶的声调问，因为牙齿正斜咬着一些发夹。

接着，她忽然被一枝插在水罐子里的丁香花分了心，把鼻子凑在花上深深地闻着，同时发出一声舒畅的呻吟。当她抬起头来，看到镜子里自己的一双含笑的眼睛时，她发现在自己背后，阿娜特站在门口，趑趄不前，头上照着一圈阳光。她“啊”了一声，转过身来，两只袒露的胳膊围在脑后，敏捷地将别发针别上重整的发髻，接着就向门口走来，伸着两手——突然又把手缩回去，做了一个接待的姿势，满客气，但是很有分寸。阿娜特进来了，想说话，可是不知说什么好。希尔瑞也不开口。她给来客端过一张椅子来，自己披上一件蓝条纹的梳妆时穿的旧长袍，然后坐在自己床上，面对着来客。两个人你瞧我，我瞧你，我等你先开口，你等我先开口……

她们两人是多么不同！各人都在端详对方，用锐利、精确而且毫不宽容的目光，在探问：“你是谁？”

希尔瑞看见的阿娜特长得个子高高的，气色鲜朗，脸庞较宽，鼻子略短而扁平，象小母牛似的巨额广颧，上面盖着一绺绺带金黄闪光的栗色头发，眉毛很浓，一双浅蓝色的大眼睛稍稍鼓起，和眼眶形成平面，有时因为心火上冲，眼神显得强硬；嘴阔大，嘴唇厚实，嘴角有一层黄金色的汗毛，嘴经常闭着，形成噉嘴，起防御作用，表示注意力集中或固执赌气；可是当这两片嘴唇一张开，就可能焕发出一个腼腆动人的微笑的光采，使得她整个面容为之一变。她的下巴也和面颊一样地丰满，可是没有臃肿之处，构造非常结实；脖子，后脑勺，两只手，都是蜂蜜般的深棕色；在美丽的紧实的皮肤下面，流着纯洁的血液。她的腰身略微粗了一点，上身微微形成方形，胸脯广阔丰隆。希尔瑞